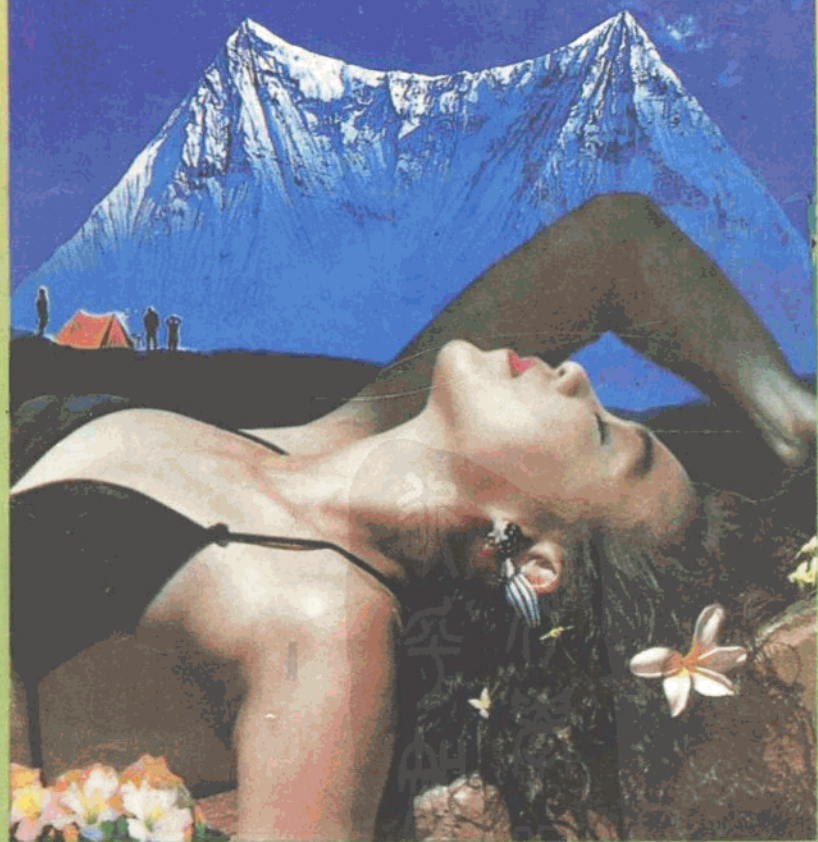


港台榜首畅销书倪匡奇幻小说

神秘高原



风靡华人世界倪匡科幻小说
系列第一辑书目

巧夺死光表
海底火龙
勇破火箭场
神秘高原
电眼怪客

目 录

- 神秘高原 (1)
雷库惊魂 (119)

神秘高原

暮春时分，南国的天气，早已热得很了。院子中的一簇杜鹃花，紫艳艳地迎着朝阳，美丽得好像是绢制的假花一样。

木兰花手中持着一根牙签，正在小心地剔除花叶上的一些害虫。她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，全神贯注，小心翼翼，像是正在小心剔除社会上的害虫一样。

穆秀珍则站在门口，唉声叹气，不耐烦地道：“我真不明白，春天有什么好，你看这天气，唉，除了令人盍睡，还有什么好？”

“是么？”木兰花回过头来，笑着回答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去睡一个饱呢？”

“就是讨厌，我睡不着！”穆秀珍嘟着嘴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还是来帮你捉虫吧！”

“不要过来，别过来！”木兰花如临大敌，频摇纤手，“你来帮我除虫？还记得上次，三株罗马尼亚玫瑰给你几乎连根拔了起来？你会弄坏我的荷兰郁金香和马来胡姬兰，我算是怕了你，你别来碰我的花。”

“哼，”穆秀珍不服气，双手叉着腰，“你远行的时候，是谁替你的花浇水的？”

“好了，别吵了，有人来了。”木兰花直起身子，穆秀珍

望向门口，一辆身长得奇异的华贵房车，在木兰花的门口停了下来。

“噢，那是什么人啊？我们可没有那样的阔朋友。”穆秀珍奇怪的问。

“等他们下车来的时候，自然就知道了，你心急什么！”木兰花回答着，向铁门走去，她才到铁门口，车上已下来了一对中年夫妇。

木兰花先回头，向穆秀珍望了一眼，眨了眨眼睛。

穆秀珍也立即明白木兰花向自己眨眼睛的意思了：下车来的那一对夫妇，差不多是本市数百万市民，人人都认识的！那是马多禄绅士！

马绅士是大财主，由他主理的一个大机构，雇员达到两千余人之多！那是本市经济要目的一个重工业厂。而他又是建筑业钜子，他还是一个公共交通组织的董事长，和一个航空公司的主人。他有多少财产，只怕连他自己也估计不清。

他办了三家报纸，于是他的尊容也几乎每天在那三家报纸上出现——尽管他的尊容一点也不好看，就像是一头肥猪一样。

这时候，他满脸肥肉颤抖着，一脸皆是惶急愁容，扶着他一样肥胖，面色比他更难看的夫人，来到了铁门前，用力地按着铃。

木兰花就在铁门旁，她打开了铁门，马夫人先开口：“我们是来找木兰花小姐的，就是鼎鼎大名的女侠木兰花，她在家么？”

她一面说，一面东张西望，穆秀珍忍不住笑了起来，大喝一声，道：“喂，你东张西望做什么？站在你面前的就是我

兰花姐！”

马夫人戴满了钻石戒指的手，立时握住了木兰花的手道：“那好了，原来你就是木兰花小姐，那可太好了！”她的情形，就像是一个将要淹死的人，忽然抓住了一个救生圈一样。

“两位，”木兰花秀眉微蹙，“看来是有着十分紧要的事了？”

马多禄绅士叹着气，马夫人却已流下泪来。可知金钱事实上并不是万能的，要不然马氏夫妇也不会那样子了。马夫人一面流泪，一面道：“兰花小姐，你无论如何要救救超文！”

“两位还是先进屋来坐吧。”木兰花说。

“唏，”穆秀珍道：“超文是什么人啊？我们认也不认识他，凭什么要救他？”

马夫人道：“超文是我儿子。”

“啊！”穆秀珍叫了起来：“原来是那个花花公子，哼，可是又在夜总会中争风吃醋，扰事生非，挨了打了？是不是？”

马多禄脸红了起来，急忙分辩道：“不是他，不是他，爱生……生些是非的是超武，超文是他的弟弟，超文和他哥哥不同，是十分有作为的，一直在外国学地质的，十分勤学。”

“那好，”穆秀珍词锋锐利，“那你等于承认你大儿子是没有出息的了？”

马多禄十分尴尬，道：“唉，可以那么说，可以那么说。”

“还好，你还算坦白。”穆秀珍点了点头，一摊手，道：“请进来吧！”那神气就像她是守门大将军，不通过她这一关，马氏夫妇就不能进屋似地。

马氏夫妇进屋坐下，马多禄道：“我们本来想请警方协助的，但是方局长说，这件事，太神秘莫测了，而且不在警务

工作的范围之内，他说木小姐最善于解决难问题，所以才介绍我们来……请教你的”。

马多禄在讲到“请教”两字的时候，迟疑了一下，这显然是他绝少用到的字眼，他的一生，这样子来恳求他人，只怕还是第一次哩！

“那是方局长的过奖，当不得真的，”木兰花谦虚地笑了笑，“不知道令郎遇到了什么麻烦？”

“唉，他……疯了。”马夫人抹着眼泪。

“疯了？”木兰花不禁苦笑，“那么该找医生才是啊！我们是没有办法的。”

“可是他又不是真的疯了。”马多禄补充着，“他……唉，我们很难说出他究竟怎样了，木小姐，你跟我们去看一看他可好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木兰花考虑了一下，“如果是医学上的问题，那就必需请教医生，我倒认识几位在神经病方面十分有研究的医生……”

“不，木小姐，不，他不是疯了，而是不很正常，像个疯子。”马多禄仍在分辩。

“这话怎么解释呢？”木兰花和穆秀珍两人，同声反问：“他究竟怎么了？”

“唉，他本来是在美国学地质的，两个月前，他参加了一个南美探险队，那个南美探险队的目的地，是南美利马高原。”

“啊，是利马高原！”木兰花低吁了一声。

利马高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地方，素有“神秘高原”之称，它位于南美北部，圭亚那以南地区，要登上这个高原，必需攀登两千尺的峭壁，而峭壁上大小瀑布，带着万

马奔腾之势，窜流而下，有的地方虽然没有瀑布，但是石质松动，随时可以失足。

这个高原，不但探险家视为畏途，就是当地的人，也敬而远之，甚至于不敢接近，传说雷神就是居住在这高原之上的。

而因为这个原高，它四周围有两千尺的峭壁，与世隔绝的原故，使许多人坚信高原上还有着史前的动物，所以也是为科学而不顾一切的科学家要冒险去探索的地方。

利马高原之所以神秘，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从利马高原的瀑布所汇集而成的河流中，出产钻石，钻石夹在河底的泥沙之中，可以像淘金沙一样地淘出来。这些河流经过委内瑞拉的领土，委内瑞拉的政府在河流的附近还设有钻石采集场，未经许可，是不准接近那些河流的。

因为瀑布是从高原上流下来的，所以许多人又坚信在高原上，有着世界上最大的钻石矿的储量之事，钻石品质之优良，据说是南非的钻石矿所贻乎其后，望尘莫及的。

所以，这个高原也是冒险家的好去处。

但不论为寻求财富的冒险家也好，是献身科学的科学家也好，上了这个高原之后，总是杳若黄鹤，不见归来。只是极少数的人，能够回来，但这些人，大都只是在高原的边缘徘徊，一两天就下来了，未曾深入高原的内部，或者只是在飞机上进行观察。

这两种人，当然是无法知道利马高原的真相的，于是这个高原便更神秘了，它几乎是地图上的一片空白！

马多禄的次子当然不会是为了寻求财富去的，那么，他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了。

马超武是本市有名的花花公子，秽行百出，不齿人口，所以木兰花和穆秀珍本来也绝不想管这件事的，但当她们听到，马超文参加了利马高原的探险之后，她们便对之改观了。

木兰花道：“那是十分危险的啊！”

“是的，”马多禄长叹一声，“这孩子十分倔强，他一直和家中合不来，他在外国念书，宁愿半工半读，也不要我寄一个钱去，所以他参加探险队，事先也未曾和我商量过。”

“好，的志气！”穆秀珍竖起大拇指，“马先生，想不到你居然还有这样的一个好儿子！”

马多禄啼笑皆非，道：“可是他却遭到了麻烦，探险队出发之后，便音讯全无，直到半个月前，我才突然接到了英属圭亚那政府的通知，说是超文昏倒在距离利马高原三十里的地方，由当地人发现，目前精神状态十分不好，需要立即就医，我立即包了架专机，去将他接了回来……”

“那架专机的费用是三十多万！”马夫人像是还十分肉痛。

“那对于你们来说，也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。”木兰花淡淡地回答。

“超文自英属圭亚那回来之后，举止变得十分怪异，他……唉，我不知他受了什么刺激，他拒绝接受任何医生的诊视，有的医生说那是他为了极度惊恐的原故，他整天将自己关在房中，将窗帘拉实，房中漆也似黑，据送饭进去的女佣说……他……他……”

马多禄讲到这里，马夫人又忍不住哭了起来。

“他怎么样？”心急的穆秀珍立即问。

“唉，那女佣说超文的眼睛，会放出青光来，像鬼一样，她被吓得已经辞工不做了，而他又时时自言自语，讲的话我

们也听不懂，自从三天前，他和我吵了一场之后，我连他的面也见不到了，他每次要食物，只肯打开一道门缝来，唉！”马多禄不住叹气，不住摇头。

“你们吵什么啊？”木兰花问。

“那是我实在忍不住了，我冲进了他的房间，他突然跳了起来，看样子像要打我，我大声喝他，他便向我叫骂起来，说我在他的眼中，只不过是一个乞丐！”马多禄摊开手，“你想这是什么话？”木兰花紧蹙着双眉，道：“……这个你从英属圭亚那接回来的人，的确是你的儿子么？”

“当然是。他到了美国四年，去年回来过一次，我们怎么会弄错呢？”

“那就麻烦了，他既然将自己关在房间中，连父母也不肯见，我们怎么去见他呢？”

“我请求两位，两位小姐一定有办法的，我财产虽多，但是儿子只有两个，超武……是没有出息的了，超文却是十分有出息的，他已经被美国一个很大的矿业公司聘为研究员了。我看到他这种情形，心中实在比刀割还难过！”

“那么，他回家以后有没有和外人联络过？”

马多禄回头向马夫人望去，虽然他在家的时候不多，究竟情形如何，他也不很清楚。

“没有”，马夫人回答：“只是在开始的那几天，有人打电话来找他，我们叫他听，他却死也不肯出来，而且他将房內有的分机也砸坏了，抛出房间来。”

木兰花站了起来，来回地踱着步，马多禄夫妇以急切的眼光望着她。

好一会，木兰花才道：“看样子，他不但曾受过极度的惊

恐，而且这种恐惧，似乎到现在还在包围着他——好，我和你们一起去看他，但是我必需携带一些工具，请等一等。”

她一讲完，便向楼上走去，留穆秀珍在陪着马多禄夫妇。木兰花上楼大约七八分钟。而这七八分钟，可以说是马多禄夫妇一生之中最尴尬难受的日子，因为穆秀珍什么也不说，就是骂着花花公子马超武，数说着他的一切丑行，马多禄夫妇实是难堪之极，所以当它们一见到木兰花从楼上下来时，如逢大赦，连忙迎了上去，道：“我们该走了，我们该走了！”

他们两人一面说，一面还面红耳赤地抹着汗。

木兰花上楼去，事实上只要两三分钟就够了，正因为她听得穆秀珍在骂马超武，所以她才迟一点下来，好让马多禄夫妇多难堪一阵，这也算是对他们两人，纵子放荡的惩罚。

这时，木兰花的手中，提着一只小小的木箱，也没有人知道她箱子上装的是什，一行四人出了铁门，坐上了马多禄的大房车，向市区驶去。

马多禄的住宅，是在市区最高贵的住宅了，住在那个地区的人非富即贵，而马多禄的住宅，即使在这个住宅区中，也是最突出的。还未到达，大花园中六株高达二十尺的雪松，便已经映入眼帘了。

而到了门前，在花岗石的围墙之间，是两扇黄澄澄的铜门，金光灿烂，象征着它的主人，是季子多金的大富豪。

汽车一到了门前，大门便立时打了开来，光是那间传达室，便已经是小富翁的住宅规模了，一排落地玻璃，完全是华丽的陈设，这时正有四个彪形大汉在玩着纸牌戏，一看到汽车驶进，立时站了起来，一看情形，便知道这四个是主人的保镖。

车子驶进去，驶了三十码左右，两旁全是碧绿的草地，和修剪得成为圆球形的树木，然后，在两株大金风树之后，看到了那幢非同凡响的洋房。

车子在洋房前停了下来，马多禄夫妇下车，已经有五六个男女仆妇侍立在门口。马多禄夫妇将木兰花和穆秀珍两人请了下来。

也就在这时，只听得“碰”地一声响，一扇门打了开来，一个穿着紫红色上装的人，跳不像跳，走不像走地扭了出来。

那人的年纪绝不轻了，少说也在三十开外，可是他的打扮，却像是十五六岁的小阿飞，他三步一扭地走着，脸上带着令人作呕的那种过惯了夜生活的人才有的灰败脸色，他在门口站了一站，陡地看到了木兰花和穆秀珍两人，身子一挺，一扬手，道：“嗨！”

木兰花和穆秀珍两人，连睬也不睬他！

她们心中都已经知道，那是马超武了。

马超武却继续向她们走来，穆秀珍面上带着笑容，伸手出去，道：“马先生，你好！”

马超武连忙伸手相握，脸上带着极其轻薄的笑容，望着穆秀珍，甚至连左手也在抚摸着穆秀珍的手。可是他脸上的那种轻薄的笑容，在三秒钟之内便消失了，继之以一种十分痛苦的神情，接着，他弯着身子，尖声叫了起来，汗如雨下。

“噢，马先生，你发羊吊病么？”穆秀珍仍然握着他的手不放，继续用力，但是她却十分轻松地问。

“放……手……放手……”马超武连嘴唇都白了，他的手在穆秀珍的手心中，发出“格格”的声音来，他用力向后拉着手，一面怪叫着。

“好，放手就放手！”穆秀珍五指一松，马超武身子突然向后一仰，“腾腾腾”地连退了三步，跌倒在地上，马超武的尖叫声，将四个保镖一齐引得奔了过来，马超武跌在地上，指着穆秀珍，道：“打，打她！”

穆秀珍双手又在腰际，道：“好啊，过来，一齐上，来啊！”

马多禄在这时候也大声喝道：“不准动，这是我请回来的贵客，木兰花小姐！”

“木兰花小姐”这五个字，像是具有莫大的魔力一样，那四名虎形大汉一听，相顾失色，连忙向后退了开去。马超武站了起来，怒道：“什么木兰花，木兰花，是什么东西！”

“马先生，”木兰花冷冷地道：“请你口中放尊重一点！”

“超武，别得罪木小姐。”马夫人也连忙喝阻：“木小姐是来救超文的。”

“哈哈，”马超武放肆地笑了起来，“超文这小子还有救么，趁早将他送到疯人院去吧，好，木兰花，我叫你看我的厉害！”

他一面指着木兰花，一面向后退了开去，由那四个保镖的拥簇着走了。

“唉，木小姐，我不知道怎样向你道歉才好！”马多禄为难地说。

“不要紧的，只要马超文是一个有为的青年，我是乐于帮助他的。”木兰花回答着，她的回答使马多禄夫妇安下了心来。

他们四个人走进了大厅，已有佣人捧上茶来。木兰花摇头道：“我想我们不必客气了，还是先到令郎居住的地方去吧。”

马多禄忙道：“好，好，他住在二楼。”

这幢三层高的洋房，竟然是有着升降机的，升降机十分

宽大，放着沙发，到二楼的时间，其实还不够坐下和站起来！

走出升降机，又是一个客厅，在客厅的东边，是一扇闭着的门。在门外，坐着两个护士，两个大汉，和一个医生模样的人。

“我们怕他有什么意外，所以加请了两个保镖，还请了医生日夜守候着。”马多禄解释着。

“令郎就在房中？”木兰花直截地问。

“是的，他在房中，那是他的卧室。”

“请你们任何人不得到我的吩咐，便不要出声，也不要表示有人来看他。”

“可是穆小姐，他是锁着门的，新型的锁又没有锁孔的……”

“不要紧，我不是带了工具来了么”木兰花轻轻地走到了门前，打开了木箱，她的木箱中放着两样东西。

一样是一只十分小巧的电钻，还有一样，则是一具类似望远镜似的东西，那样东西是木兰花自己设计的，它有一个广角镜头，有红外线观察器，和一个可以伸缩，直径只有八分之一英寸的观察筒。

当电钻在门口钻出一个小洞之后，观察洞中伸进去，就可以看到房中的一切了。

当她准备好了电钻之后，她低声道：“马夫人，请你拍门，叫唤他开门，等医生来检查他的身子，拍门声越大越好。”

马夫人走了过来，依着木兰花的吩咐，用力地拍着门，嘶哑地叫着。门内却一点反应也没有。木兰花本来也不希望门内有什么反应，她是要藉门声来掩饰她使用电钻时所发出的轻微的“嗡嗡”声而已。

她的那具电钻是有着散声设备的，声音本已低到了极点，然而木兰花是一个行事十分小心的人，所以仍要马夫人来协助。

她费了一分钟，便已钻通了门，她将电钻的钻头退了出来，又将他自己设计的偷窃器的观察筒轻轻地伸了进去，才示意马夫人停止拍门。

木兰花先侧耳细听了一回，仍听不到什么，然后，她才将右眼凑在观察镜上，向前看去。

她可以看到，眼前是一间十分宽大的卧室，卧室中的确十分黑暗，如果没有红外线观察设备，她是绝没法子看清卧室中的情形的。

但这时她却是可以看得清楚。

他看到卧室中十分凌乱，床上的被褥，堆成了一堆，房内浴室的门开着，地上全是待洗的衣衫，浴室中显然没有人。

在左首，是一张相当大的写字台，台上堆着许多文具和书籍，木兰花略为注意了一下，全是有关地质学方面的专门书籍。一张椅子离书桌十分远。

床上并没有人，那张椅子上也没有人，一张安乐椅上也没有人，而浴室中也没有人。

那是一间空房间！

可是马多禄夫妇说他们的儿子是在这间卧室之中的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

木兰花本来就觉得这件事含有极其浓厚的神秘性，这时她更觉得神秘了。

她缓缓地吸了一口气，籍着可以转动的广角镜头，她可以看清房间的每一角落，但当她再看了一遍之后，房间中实

在的没有一个人！

木兰花转过身来，她立即遇到了许多双带着问号的眼睛。

木兰花望向马氏夫妇，道：“令郎在里面？”

马氏夫妇脸上变色，道：“穆小姐，你这样说法，是……是什么意思。”

“我十分抱歉，这间卧室中没有人。”

“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！”

“的确没有人，不信你们看！”木兰花用力一掌，投在门锁部份，她手肘再是一撞，膝盖同时一顶，“砰”地一声响过处，门已被她撞了开来。

她一伸手，便找到了门旁的电灯开关，“拍”地开着了电灯。

卧室之内，立即大放光明，在外面的每一个人，都可以看清楚卧室中的情形，卧室中的确没有人！

“如果他曾经在这卧室中的话，那么如今，他是已经失踪了。”木兰花冷静地说。

马多禄夫妇几乎是跌进房间中来的，他们面如死灰，举目四望，道：“他上哪儿去了呢？门外日夜有人看着，他上哪里去了呢？”

木兰花的动作十分敏捷，她拉开了所有的窗帘，推开了一扇通向宽大的阳台的玻璃挡门，道：“他从这里出去的，爬下墙走了。”

马多禄夫人哭了起来：“天啊，他为什么要这样？”

“马先生，”木兰花将她带来的工具又放回木箱中，“令郎失踪了，这是警务工作的范围，方局长不会再不理的，我们要告辞了。”

“木小姐，你……答应过帮助超文的。”

“木小姐，你说超文会有危险？”

马氏夫妇一人一句地问着木兰花。

“两位，我如今对于令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仍是一无所知，我怎能回答你们的问题？我想警方一定可以给你们足够的帮助的。”

“木小姐，就算警方肯出力，我也是相信你，请你救救超文，请你！”马多禄几乎也要老泪纵横了。

“照我看，”木兰花：“马超文未必有危险，就算有危险的话，也还可救，倒是马超武，不但危险，而且就快没救了！”

“唉，”马多禄叹着气，他自然明白木兰花的意思，木兰花是说他放纵马超武。“只要穆小姐肯出力，我一定好好管束超武。”

“迟了，马先生，你应该在他三岁的时候管束他，而不是在他三十岁的时候，好吧，你去通知警方，如果警方同意我协助调查的话，那我就——”

木兰花才讲到了这里，门上便响起了高翔的声音，道：“警方当然是希望你参加的！”

木兰花和穆秀珍转过头来，发现高翔已经站在门口了，他的身后，还有几个便衣探员，他走进了房内，道：“怎么，他失踪了么？”

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一进屋，就听佣人在说起了。”高翔回答：“请不相干的人退出这房间去。”

保镖的，医生和护士，都退了出去，高翔还向马氏夫妇作了一个手势，道：“请！”